

香港書展 2024

吳思遠 沈西城

追憶 光影傳奇

◆今年書展「文藝廊」展出李敏、杜國威、陳韻文、黃綺琳、蔣曉薇及羅卡的著作、劇本手稿、獎項及電影道具等。 陳藝攝



◆今年香港書展以「影視文學」為主題。 張岳悅攝

◆書展帶領讀者漫遊光影文字間。 陳藝攝

拍好香港故事

說起香港電影，總有不少經典影像和傳奇影人故事烙印在我們心裏，第34屆香港書展正以「影視文學」為題，重點推介影視相關文學作品及書籍，亦邀請多位資深影人和作家與眾分享影視和文學的創作故事。資深電影人吳思遠與知名作家沈西城日前以「香港電影戲裏戲外傳奇」為題舉辦座談會，分享數十年電影生涯的經歷和點滴，「香港的電影業就與其他工業一樣，從無到有，由弱到強。當年香港電影可以去到全世界，一講起李小龍、成龍和李連杰，無人不曉，所以要講好香港故事，更要拍好香港電影。」吳思遠說道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◆讀者在書展中可以走進影視作品的創作世界。 張岳悅攝

吳思遠見證香港電影業最輝煌的時期，「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大批內地電影人南下，香港有如今天的繁榮與上一代的傳承是分不開的。而如今內地電影市場的繁榮，也離不開多年來兩地的交流合作，香港影人無須妄自菲薄。」他憶述當年受邀攜成龍演出的《蛇形刁手》於哥倫比亞電影展上映，「原本只放映一場，後來連放三場都爆滿，外國發行公司對我說，這部片在中南美洲票房好過《鐵金剛》！電影的影響力很強，我們要知道香港的價值何在，其實香港人個個都很聰明，從小便看過了來自全世界的優秀電影。」

他續說，「現在香港電影有困難，希望國家也會幫助我們。我情緒激動，因為我緊張，再這樣下去，香港電影就會沒有了！」



◆吳思遠(左)與沈西城在書展對談中分享香港電影幕後故事。 張岳悅攝

倪匡寫劇本「出貨不認人」

為了呼應書展主題，吳思遠亦細述了不少倪匡寫劇本的趣事。「倪匡寫劇本『出貨不認人』。我記得曾經找他寫過一個劇本，他其實思維很快，一個禮拜就寫完，但卻不會交稿，說寫得太快就不值錢。他一手收錢一手交貨，出貨後有問題不會幫你改。」他續說，「傳說倪匡的很多劇本去到文筆很好的張徹手上，張徹都會改寫，令劇本更好。」

在旁的沈西城隨即認真有其事：「時至今日都沒有有一個編劇可以收了錢不再改劇本的，當年的《獨臂刀》張徹其實將劇本重寫了一次，倪匡告訴我，最後他的部分只剩下五個字——『獨臂刀 倪匡』。」

吳思遠多年來不僅源源不斷地為香港電影界輸送作品，亦不忘扶掖後進、提携新人。他是徐克的伯樂，「徐克是香港其中一個極有創意和天分的導演，他拍電視劇《金刀情俠》時便極有電影感。我後來找他拍了《蝶變》，這部電影不賣座，我蝕了很多錢，但為香港電影發掘了人才。」他笑說，「我當時正在戲院附近喝咖啡，黃霑走來誇《蝶變》好，我便介紹了他和徐克認識，兩位才子的結合促成了後來膾炙人口的《男兒當自強》。」

香港影人助力內地影業發展

吳思遠出生於上海，14歲隨家人移居香港。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已是著名製片人的他重回內地，參觀了北京和上海的製片廠、電影院，發現當時內地的電影製作、放映和發行模式仍較香港落後。「講出來沒人信，內地電影如今的發行規則，是我幫忙制定的。」他憶述當時受邀前往分享國際通行的發行經驗：「電影應該把所有的收入，扣除發行費用後，全部給創作人。」改革便從他與北京電影製片廠合作的《黃飛鴻之三：獅王爭霸》開始，跨出了內地電影票房分賬的第一步。

他猶記得，自己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參觀訪問時問劇組：「你們一天拍幾個鏡頭？」劇組人員答道：「我們一天拍五六個鏡頭，那你們呢？」「我們一天拍五六十個鏡頭。」他坦言，當時香港影人去內地拍戲，其實也帶去了很多經驗，「當時內地很多人學功夫，但並不十分知道怎麼拍功夫片，我們的武術指導在內地拍戲十幾年，帶出了一批專業人才。」

而在當時，吳思遠就已敏銳地意識到香港電影未來的前途一定在內地。他又指，香港影人向來愛國，「1991年華東水災，全港影人不收分文拍了《豪門夜宴》，又舉辦義唱籌款，所得善款全部用作賑災用途。之後內地有什麼天災，香港電影界都一呼百應、籌款賑災……」



◆書展現場展出羅卡的創作相關。 張岳悅攝

惋惜李小龍故居未能改做博物館

吳思遠雖然未曾與李小龍合作過，但卻清楚了解李小龍入行的經過和故事，因此他更為李小龍九龍塘故居未能改做博物館而惋惜。他說：「我當時已經收集了很多關於李小龍故居的擺設、練功室、寫字樓的資料，相片和影像資料都有，只要成事可以立即參與恢復原貌工程。今時今日很多外國人來港，說找李小龍故居完全找不到，這其實是損失。」



◆不少熱門小說都曾改編成為電影。 陳藝攝

追光逐影七十載 羅卡藉電影 見自己、見世界、見人生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張岳悅)今屆書展以「影視文學」為主題，從香港閱讀世界，漫遊光影文字間。年度推介作家之一——電影研究學者羅卡(本名劉耀權)與好友林瀚光博士日前以「從電影見自己、見世界、見人生」為題展開座談，而羅卡追光逐影七十載的經歷，便是這個主題的最好詮釋，他簡單總結道：「電影教給我知識，使我更全面地認識了這個世界，也給了我許多關於人生的啟示。」

人稱「卡叔」的羅卡，可謂影視文化圈中無人不識的前輩。去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，他與影評人石琪獲頒「專業精神獎」，今年他亦出品自傳式紀錄片《聲影路》(王茵茵合導)，回顧自身成長經歷，同時記錄與電影同行七十載的歷程，使觀眾對他以至那個年代的文化人，有了更多新的認識。

從電影版編輯到拍實驗電影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羅卡於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任職編輯，得益於報紙中西文化交匯的豐厚底蘊，他接手電影版後愈發醉心於西方電影，後與一班同樣鍾情西方電影的文藝青年，仿效法國新浪潮先鋒人物的做法，由編寫電影評論到拿起攝影機開始拍攝實驗電影。他憶述道：「我們這班小友當時常聚在一起談文說藝、觀賞電影，後於1966年組織大學生生活電影會(大影會)，放映小眾電影並出版會刊《影訊》，並舉辦業餘電影展……」

那些年，意大利是電影人心中的聖殿，對羅卡而言也不例外，他1971年赴意大利進修電影，直至1973年回港，在商業電台擔任節目撰稿，並在無線電視當兼職編劇。1974年，他正式加入無線電視菲林組擔任創作工作。「當年大影會的朋友有好多進入TVB工作，聽他們講香港的電視行業大有可為且很需要人才，便決定回來。」他

續說，「大家都希望發展與國際接軌的新項目，也將新聞部發展到現場直播模式，另外便是設立菲林組。」菲林組用電影方式拍攝電視片，因創作自由而吸引了不少熱愛電影的青年投身其中，多位電視製作人更成為其後推動電影新浪潮的中堅分子。

搭建電影交流橋樑

時光荏苒，從主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電影版，到效力TVB、參與創辦香港電影文化中心，到後來加入香港國際電影節，再於香港電影資料館擔任節目策劃，羅卡參與了本地影視的革新和平民化的影視教育工作，亦提攜後輩，啟迪了數代影迷。回憶起當年與蔡繼光等人發起創立香港電影文化中心的故事，他說：「當新浪潮興起，香港很需要電影相關人才，但當時的大學並未設立電影系，我們便自己設計電影課程，培育人才。」

1978年初，電影文化中心在藝術中心舉辦「中國電影回顧展」，放映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膾炙人口的內地電影，包括《我這一輩子》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《馬路天使》等。羅卡亦於此時期積極參與經典內地電影的展映活動，將更多佳作推薦給香港觀眾。「當年我們都覺得是時候效力中國電影事業，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，也使本地年輕人意識到香港與內地的文化同根同源。」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內地第五代電影和台灣新電影紛紛湧現，據羅卡所述，這批電影亦以香港為中轉站提高了國際知名度，其中香港國際電影節功不可沒。而他也於九十年代正式轉職至香港國際電影節，擔任節目策劃及編輯，並專注香港電影歷史研究。1995年，第1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之「電影百年紀念特輯：早期香港中國影像」專題亦出自他的策劃，為此他走遍世界各地電影資料館，搜羅到如《關公月下釋貂蟬》等許多珍貴的早期電影影像資料。

退而不休 記錄電影人的故事

羅卡在電影節一做十年，2001年轉往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，主要做節目策劃，其間策劃過紀念任劍輝逝世15周年的特備節目，直至2005年6月退休。千帆過盡，親歷過本地社會文化變遷的羅卡，退休後反而專注於與不同導演合作，拍攝以人為本的紀錄片，從黎民偉、吳宇森，到《金門銀光夢》的伍錦霞，《四人行》的小思、古蒼梧、石琪、陸離，《古巴花旦》的何秋蘭、黃美玉，再至今年的《聲影路》……他大概不會停歇，矢志繼續記錄香港電影說不完的故事。

◆讀者可以在文藝廊展覽中一窺羅卡的創作點滴。 張岳悅攝



◆羅卡為讀者簽名。 張岳悅攝

◆羅卡(中)出席香港書展分享創作經歷。 張岳悅攝